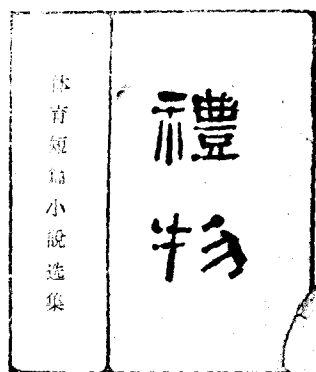




人民體育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统一书号：7615·1187

礼 物
体育短篇小说选集

人民体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北京天桥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49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frac{1}{32}$ 111千字 印张： $\frac{4}{32}$ 插图10

1963年6月第1次
196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0册

定价〔6〕0.89元

责任编辑：鲁光、周溪

文艺与体育的因緣

——《礼物》代序

夏 衍

四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文艺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联欢晚会，民族文化宫的大厅里挤满了人，音乐和笑語声溶成了一片。他們是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参加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議的作家、画家、演員、舞蹈家、电影工作者，……他們是首都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其中也还有不少正在北京演出的戏曲、曲艺界的演員。大家議論得很热烈、很兴奋，最初我以为大家还在談文艺創作中的思想問題，还在交流創作和表演上的經驗，可是当我在会场里走了一圈之后，才知道大家談得最多、議論得最热烈的却是不久之前才在布拉格举行的二十七屆世界乒乓球比賽。他們在談庄則栋和欧洲冠軍阿尔塞之战，在談王志良的“过五关、斬六将”，一位电影演員談得起劲，站起来做了一个张燮林“海底捞月”的姿势……

按照“隔行如隔山”的說法，文艺和体育應該是隔着一座山的完全不相干的“行当”。可是在今天的新社会，这种旧觀念、旧思想完全被否定了。文艺和体育結下了因緣，艺术家和运动員交上了朋友。庄則栋、楊洁、丘鍾惠都是“戏迷”；崔嵬、謝添、刘琼的籃球都打得不錯；裘盛戎还是京剧界的足球“选手”，至于作家里面，体育爱好者就更多了，瑪拉沁夫、康濯……我看已經不是一般的爱好者，而已經入了門的“行家”了，要不，他們是不会写出“女籃六号”、“关键的时刻”这一些作品的。

通过鍛炼身体来增强人民體質，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傳統，新的体育活动——体操、田径、球类运动等等，传到中国来也已經有半个世紀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在旧时代，国际体育比赛的优胜者名单中，竟找不出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中华民族真的是“东亚病夫”么？中国人的智力、体力、毅力都不如他人么？任何一个有爱国心和民族自傲感的人，是会用坚决的否定来回答这些帝国主义的誣蔑的。体育运动和运动員們在旧社会經歷过来的是怎样一种慘痛的际遇，体育界前輩馬約翰老先生前几年曾写过一篇很动人的文章，我們的电影导演謝晋、謝添，也曾通过“女籃五号”、“水上春秋”这两部影片，用艺术形象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旧社会，体育和劳动人民是无緣的，体育和竞技成了有錢有閑階級的禁樹，而运动員的社会地位，却和当时被叫作“戏子”的艺人很相似的，資產階級一方面喜欢他們，一方面又歧視他們，上了年紀的人也許

还能記起楊秀琼这个女游泳选手的名字吧，在一个时期，报刊上登过她的大幅照片，她曾被官僚买办們捧为“美人魚”、“体育皇后”，可是曾几何时，象一顆发出閃光的殞星一样，很快地在黑暗中消失了。

终于，解放的炮声一响，悲惨的时代过去了，短短的十三年，中国体育界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解放后的十年，赶上了过去半世紀的落后。新中国的男女運動員全部刷新了田径賽的全国紀錄；英雄的登山队員登上了世界最高峯；一九五九年，容国团首先在圣·勃萊德杯上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接着，在二十六、二十七两屆的世界乒乓球賽，中国队都夺取了三項錦标；年輕的中国運動員在举重、游泳、跳伞、射击、射箭等各项比賽中，不止一次打破了和保持着世界的最高紀錄。当然，这还只不过是新的进軍的开始。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的重視和关怀对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闊的前途。体育已成了亿万人参加的群众活动，我們的后备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在布拉格挫敗欧洲名将高基安的是一个不滿二十岁的女青年李赫男，前几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中，同样年輕的吳浮山在女子跳高中跳过了一·七五米的高度。

时代变了，社会变了，在大跃进的时代，我們体育事业也正在以前人不能梦想的速度飞跃前进，而在这大跃进中，更值得我們高兴的是我們運動員的精神面貌已經起了根本性質的变化。在旧社会，運動員只能靠个人奋斗，刺

激他們的只不过是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資產階級的所謂“費厄泼萊”和“競技精神”(Sportsman-ship)，只不过是騙人的謊話，在資本主義社會，運動場上的選手甚至于成了闊人們的賭注和籌碼，而在今日的中國，我們年輕的運動員却都在嚴格地要求自己，要成為一個具有高度集體主義精神和共產主義品質的、為社會主義祖國爭光榮的體育戰綫上的戰士。沒有這種高尚的理想、品質和風格，新中國體育事業的飛速發展是不能想象的。新中國體育運動的目標是鍛煉身體、保衛祖國、保衛社會主義事業，他們不是“為運動而運動”，不是為錦標而比賽。他們勝不驕、敗不餒，他們勇敢、機智、頑強、謙遜，他們在強敵前面敢於鬥爭、敢於勝利，但同時，更重要的是他們把友誼和學習放在比勝負更重要的地位。

正是這種新的精神，這種新的風格，保證着我國運動員競技水平的不斷提高，鼓舞着我國體育事業的飛躍前進，——應該說；也正是由於從我國運動員身上表現出來的這種精神和風格強烈地感染了我国文艺工作者的感情，这才使他們情不自禁地用他們滿腔熱情写出了真實動人的、以體育運動為題材的作品。我沒有調查過五四以來的新文藝中有沒有過以體育為題材的小說，但是我可以肯定，在解放前，我們作家不曾、也不可能塑造出象楊巧蓮、呂家榮、章國棟、劉志男這樣的人物性格。新人新事，新的社會，新的風尚，這就必然的會在文藝領域里產生出新題材、新體裁的作品。

我是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因此我就特别高兴能看到“女篮五号”这样的电影，《礼物》这样的小說。我希望我国的体育事业百尺竿头，日新月异，我推荐这本小說，是为了希望文艺工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以体育为题材的作品。

一九六三、五、二五。

目 录

花的草原	瑪拉沁夫 (1)
礼 物	魏金枝 (27)
女籃 6 号	瑪拉沁夫 (41)
亲姐妹	任大霖 (67)
春暉寸草	費 枝 (79)
射箭选手	张长弓 郑士謙 (109)
“老鹰”	沙叶新 (118)
球場风云	罗国賢 (129)
在墨綠色的球台旁	瑪拉沁夫 (146)
关键的时刻	康 濯 (169)

花的草原

(蒙族) 瑪拉沁夫

这里就是他所熟悉的故乡辽阔的花的草原。

杜古尔骑着一匹仙鹤般修长的白骏马，从南山岗上慢步走了下来。人们回到故乡，就象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都觉得自己变得年青了，少小了。我们的杜古尔，今年三十七岁，对于一个运动员，这个年纪常常被称为“老”了。但是，今天，你瞧他不象是个小山羊一般欢快的少年吗？他穿着一身洗得发了白的灰制服，洁净而朴素，紫红色运动衣的宽领反衬在外面，显得格外活泼而热情。他想放声唱一段故乡的歌曲，但是跟许多长跑运动员一样，他没有一副圆润、洪亮的嗓子。

“我们是用心歌唱的。”他这样自言自语地说着，笑了。

真的，他的心在歌唱。

杜古尔生长在本旗王爷的一个“終身奴隶”的家庭。八岁，父亲去世以后，便被拉进王府大門，去頂替他父亲的隶奴地位。正如俗話所說，那是“只有去的道，沒有回来的路”；一直到这一带草原上飄揚起紅旗，他才成为一个普通的“阿日德”^①。当年他就参加了人民騎兵部队，离別了故乡。呵，多快呀，十五年过去了。在这十五年里，他经历了战争的烽火，阶级斗争的风暴，成为一个党的战士；也是在这十五年里，党培养了他的专长，使他从一个“終身奴隶”变成了著名的长跑家、运动健将和三次全国纪录創造者。

今天，他回到了故乡，在他眼前展现的是什麼？是在国内外运动場上千万个观众为他欢呼的場面，还是他平时艰苦訓練的情景？不，都不是，是那金黃的童年的记忆整个地占据了思想。

是的，他的心在歌唱。

这一带草原对他是多么熟悉呵！那绚丽的晚霞、变幻的云朵和路旁风化的巨石；那綠緞般的草浪、幽靜的小道和野花濃郁的芳香……

牧区人民公社的新景象，更使他心情激蕩！他就是应故乡人民公社的邀請，前来参加为庆賀今年丰收而召开的“那达木”^②大会的。据说，这次“那达木”大会上，除

① 蒙語：老百姓。

② 蒙語：游艺。

了草原传统的游艺项目以外，还举行田径赛。他的故乡的长者们提出意见：“叫咱们的杜古尔回来参加比赛！他在外面出了名，可他毕竟是牧民的儿子。让我们亲眼看看他比小的时候跑得快了，还是慢了。”于是，公社党委给他打了一封电报，而他，也欣然接受了故乡人民的热情邀请。

白骏马走过几座丘陵，驰入了一滩草原。在这滩草原中央长着一棵独一无二的大榆树，人们称它为“耶娜根茂都”^①，因为附近村落的男女青年们初恋时都到这棵树下相会。有时他们为了躲避熟人，索性就爬上树去，隐蔽在浓密的枝叶之中谈情说爱，不过在爬上树之前，需要在树下立一根套马杆，或者把姑娘的头巾挂在树枝上，以示“这里有了人”，这样就再也不会有别人到树下来了。这也算是一条不成文的“君子协定”吧！

年青的“终身奴隶”杜古尔，在这里没有谈情说爱过，但夏日每当路过这里总是要到树下纳凉，因此，他今天也想象从前那样到那里歇息一下。但是当他刚把马头转向“爱情之树”时，一个奇特的景象吸引住了他：在前面的草滩上，奔跑着十几个小伙子，而他们的紧前头，还有一个骑马的人。他们在干什么？是在追逐着什么东西吗？那为什么骑马的人不先去追，而不断地回过头来看他的伙伴们呢？是在欢快的嬉戏吗？那为什么没有笑声和喧闹声？

杜古尔出于好奇心，用两腿挟了挟马肚，向他们飞快

^① 蒙语：爱情之树。

地奔去。

他来到离他們不远的地方，勒住馬，向从他前面飞快跑过的汗水淋淋的小伙子們寒暄道：

“你們好呵，乡亲们！”

那些小伙子們，看去都才十六七岁，杜古尔 参軍去时，他們有的可能刚一、两岁，有的也許还没有出生，因此他們并不認識他，自然他刚才喊的“乡亲们”那句话，根本就没有引起他們的注意。他們跑到他的近旁时，只向他瞟一眼就跑过去，誰也沒有按照牧民传统的礼节，向寒暄的人作友好的回答。

这并没有使杜古尔感到失望，他猜出这些小伙子們是在进行长跑練習。为了証实自己的看法，他叫馬跑了几步，追上那个跑在最后的滿脑袋黄头发的小家伙，問道：

“你們在練習长跑，是嗎？”

从脸部表情上看得出那个小家伙跑得很吃力，用運動員的話來說：“正在向疲劳作斗争。”他沒有答話，只点了一下头。

那么那个騎馬的人是教練員吧？他想再問一句，但是看到那个小黄头发的表情，就沒有开口。

看到这群十几岁的小家伙們，在这样認真地練跑，杜古尔高兴极了。他騎着馬一直尾随于他們后面。小家伙們跑得很不坏，虽然上身的姿势和双手的摆动都不够正确，但是他們的速度和耐力，使这位运动健将都不由得产生了几分惊佩！

跑到离“爱情之树”还有四、五百米远的地方，那个骑马的人回过头来，直身站在马镫上，向他的伙伴们打了个手势喊道：

“预备，开始！”

随着他的一声号令，十几个人同时加快速度，拼出最大力量，箭也似地向前跑去。

“噢，这是冲刺开始了！”杜古尔说着，脸上露出了微笑。

杜古尔被拉到老远的后面了，但是他不急于去追赶他们。他在幸福地观赏着这足以使一个老运动员长久激动的场面。

他们跑到“爱情之树”底下，象是到达了终点，在大树附近的草滩上做着整理性的“轻松跑”。这时，杜古尔赶到了。他牵着马走到小伙子们的近处，高声说：

“运动健将们，大家好！”

小伙子们听了他这种奇特的称呼，都与他答着礼，向他围了过来。有的已经站到他跟前来了。

“哎，不要马上停下，再活动活动。”杜古尔拍着一个小伙子的肩膀说道。

“同志，你从哪儿来？”那个骑马的人走过来问道。

“从呼和浩特。”

“到哪儿去？”

“就到这儿。”

“到我们村？”

杜古尔点了点头，問：

“小同志，你們在練长跑嗎？”

“是的，我們是‘爱情之树’人民公社业余长跑鍛煉小組，一共十三人。”

“都是自愿参加的？”

“那当然！哎，同志，你在什么部門工作？”

杜古尔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的身份，便答非所問地說：

“我猜你可能是教練員。”

听了这話，那个小伙子哈哈地大笑着轉过身去，向他的同伙們喊道：

“喂，这位同志說我是你們的教練員，往后你們可要听我的！”

这句話立刻引起大家一陣哄笑。他們慢慢地向“爱情之树”聚攏过来。

杜古尔非常喜欢这群小伙子，他把馬拴在一块石头上，就走过去跟他們搭話：

“你們跑得真快呀！正象俗話所說：跟鹿一样。”

“我們算个啥？还有比我們跑得快的呢！”那个黄头发的小家伙，显然已經歇息过来，脸上一派稚气，抽了抽鼻子說道。

“錫尔夫^①說得对，我們只是跟在人家后头練一練罢了。”另一个小伙子，从旁加了一句。

“哪一个比你們跑得快呀？”

① 蒙語：小黃毛。

“說远的，在呼和浩特，杜古尔，运动健将，三次全国纪录創造者，內蒙古体育学院长跑教練員，他小的时候是我們的邻居，黄眼睛，卷头发，跑起来跟飞一样……”

小黄毛为了使对方相信他說的話，語音抑揚多变，脸部富于表情，再加上两只小手不停地用力地比划，真象是个老練的演員。

杜古尔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忍着笑說道：

“远的不要說了，你說一說近的吧！”

“說近的，有咱們的齐米德……”

杜古尔环視了一下周圍的人問：

“哪一个叫齐米德？”

“他到公社开共青团团委会去了，他是我們的团委委員。”

“你們呼和浩特人哪，什么都不知道！連我們的齐米德都沒有見過？”小黄毛十分遺憾地搖着滿脑袋黄头发，說，“他是我們这儿最好的长跑家，你騎上三岁子馬都跟不上他，嗯，他也是我們的邻居。”

这一下，杜古尔忍不住了，噗哧地笑了出来。他故意挑战地說：

“小黄毛，我倒很想跟那位齐米德比賽一場呢！”

小黄毛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眼，口气挺大地說道：

“你？……騎上你那匹馬可能差不多！”

周围的伙伴們被小黄毛的話逗得哄然大笑起来。杜古尔着实爱上了这个孩子！他多么聪明呵！他心里想：“小

家伙說得可能有些夸张，但是那个齐米德也許确实是个非常好的长跑手哩。”

“那个齐米德，也是你教出来的嗎，教練員同志？”
杜古尔向刚才騎馬的那个人問道。

“我不是教練員，我們大家每天輪流有一个人騎馬。”

“練習长跑，騎馬干什么？”

“跟着馬跑，才能跑得快。”

“噢，是誰說的？”

還沒等那个騎馬的人答話，小黃毛又搶先插進嘴來說：

“这是运动健將杜古尔的成功經驗。”

“我跟杜古尔很熟悉，可从来沒有听他这样說過。”
杜古尔半开玩笑地說。

“这是千真万确，我們这里三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証明这一点。”十几个小伙子異口同声地給小黃毛帮腔。

小黃毛更加洋洋得意地說：

“杜古尔叔叔小时候整天跟着王爷的馬后头跑，后来就成了长跑家，所以我們也……”

不知为什么，小黃毛这一句話那样剧烈地刺痛了他的心！頓時，他覺得仿佛喉嚨已經被堵塞了，全身輕輕抖了一下，喊道：

“你們并不了解杜古尔！”

話喊出去以后，他立刻后悔自己不該这样激动。他看

了看小伙子們，他們好象被他的突然喊声吓住了，每只眼睛都閃着惊惑的光。杜古尔稍許平靜了一下心情，为了打破这种窘境，他又向小伙子們溫和而亲切地說：

“小伙子們，当长跑家并不一定非要跟着馬練跑，杜古尔小时候跟着馬跑，难道是他愿意那样做嗎？……”

杜古尔为了平靜一下时而从內心深处涌上来的激动，把話頓了一頓。

那些小伙子們仿佛受了他的感染，都靜悄悄地围站在他身旁，每只眼睛都象是在要求：“叔叔說下去呀！”

“我給你們講一講杜古尔童年的故事吧！”

杜古尔是这群长跑家們所日夜追慕的人物，一听说要講他的故事，頓時，他們高声地喧嚷了起来，有的发出热烈的掌声。不一会儿，大家便拥挤着、喊叫着，围着这位陌生的路人，在“爱情之树”下坐了下来。

这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分，草原上籠罩起金色的寂靜，远处山巒披上晚霞的彩衣，那天边牛乳般洁白的云朵，也变得火带一般鮮紅。草浪平息了，牧归的牛羊群，从远方草原走来，只有那些夜間也不回返的駱駝群，还在柳林附近的湖边上游蕩着……

每当这时候，村里的老爷爷們，总是在成群的孩子們的围纏下，开始講述那些古老的神奇的傳說；然而，今天，杜古尔却不得不第一次向別人講述他悲苦的童年的故事。

“小同志們，杜古尔小时候过的生活可跟你們不同